

1611

50



文建資料

12



政协许昌县委员会

许昌县文史资料

第十二辑

(内部资料)

政协许昌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

政协许昌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包书亮

委 员：李季安 赵金鉴

孔子静 周进勋

徐开伟 赵福祥

李天岭 宋春燕

邮政编码：461100

联系电话：0374 - 5137095

目 录

●庆祝建国 50 周年●

- 从饥寒到温饱的五十年 包书亮 (1)
- 难忘人大二十年 禄正猛 (17)
- 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三件大事 李季安 崔坤卯 (28)
- 三战汪坡 治碱除涝 赵金鉴 (35)
- 许昌县的公路建设与公路运输 宋春燕整理 (39)
- 回忆工农业发展中的两件事 范利民 (45)
- 水道杨乡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赵金鉴 (49)

●庆祝政协 50 华诞●

- 许昌县政协十八春 包书亮 (50)
- 我当政协委员十六年 李季安 (116)
- 许昌民进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李季安 马绍周 (124)

●蒋介石身世之谜●

- “蒋中正”名里寓妙意 史 青 (127)
- 蒋纬国称蒋家先祖在河南 史 青 (138)
- 蒋介石曾授意修《蒋氏家谱》 孔子静 (141)

●往事回顾●

- 许昌县市的企业民主改革运动 李 济 (143)
- 许昌的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.....
- 许昌市工运研究室供稿 (150)
- 发生在许昌首次解放时的几件事 李季安 (156)
- 忆我应征入伍的经过 王长恩 (158)
- “法币”流通始末..... 史 青 (166)
- 回忆我县取缔一贯道的那场斗争 李春如 (169)

●科教文卫之窗●

- 张思中外语教学法的试验与推广 李天宇 (171)
- 真大道十祖灵阁碑寻找记 ... 郑明煜口述 王爽整理 (176)
- 我县“普九”工作访谈 宋春燕 李 济整理 (179)
- 袁氏正骨世家 周进勋整理 (184)
- 张大昌的名菜 徐开伟 (188)
- 县文化馆与县曲艺队 宋春燕整理 (190)
- 县立天宝中学 赵金鉴 (193)
- 天宝宫二三事 李天岭 (195)
- 徐斗牛墓志铭出土 赵金鉴 (197)

●人物春秋●

- 武术名家寇运兴 孔子静 (202)

梅花拳传人寇凤仙	孔子静 (208)
萧嘉禄与天宝宫	赵金鉴 (210)
赵凤楼为家乡捐款建校	许 志 (211)
司玉贵天宝宫释放人质	赵金鉴 (212)

● 社会百态 ●

我见过的巫婆 神汉 卦师 相士骗术	李 济 (214)
旧时的赌博恶习	李春如 (227)

● 海峡两岸 ●

我的坎坷经历	宣文清口述 宋春燕整理 (232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

从饥寒到温饱的五十年

包书亮

我，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诞生，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进步伐成长；亲历了许昌县解放后五十年的发展变化，目睹了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天换地奔小康的壮观场面，聆听了各界人士艰苦奋斗，奋发图强的辉煌业绩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的前夕，我正襟危坐，静心回首，一幕幕壮景，一桩桩往事，使我心潮澎湃，激动不已；那天翻地覆的变化，那人间天上的反差，那梦幻变现实的喜悦，使我百感交集，促我拿起笔杆记下人民生活中衣、食、住的变化，把它作为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50 岁生日的礼物，表达一个“赤子”对“母亲”的爱心。

吃 的

俗话说“民以食为天”。食既为民之天，那么要说人民生活的变化就得先从吃的说起。

听老人讲，在解放前的社会里，富者极少，广大人民都挣扎在饥饿线上。若遇灾荒，则要逃荒要饭，背井离乡；或典庄卖地、卖儿卖女；更有甚者，暴尸荒野，任从鹰啄狗啃。建国后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行土地改革，使“耕者有其田”的梦幻变成了改善人民生活的现实。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

所焕发出的喜悦和干劲,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,基本解决了“一日有三餐”的吃饭问题,结束了颠沛流离的讨饭生涯。记得那时,我家早上可以喝上红薯稀饭,中午可以吃上菜面参半的稀面条,晚上则是红薯茶或菜叶汤了。不过因我小,饥得快,母亲疼爱我,总是在锅灶洞里给烧两块红薯供我半晌加餐。夏收秋种农忙时节或逢年过节却也例外。记得农忙时节,我们小孩虽帮不上忙,却可以吃上面甜可口的扁豆鳖(一种用高粱粉和扁豆蒸成的虚糕)和软香脆的包皮烙馍(一种用小麦粉包皮,里面裹上高粱粉、红薯粉等一类黑杂粮面粉做成的烙饼)。每逢这时,我们吃得饱,蹦得高,玩得也最高兴。过年过节,是中国人民喜庆的日子,不仅要敬神祭祖,而且人来客往也多起来。于是乎,为待客敬神,我们小孩子中午可以吃上有豆腐青菜做臊子的捞面条,还可以吃一天白面烙馍。尤其是过年,一过腊月二十七,妈妈就张罗着蒸菜包、蒸花卷(白面裹黑面做成的蒸馍)、蒸白面蒸馍,蒸敬神用的枣山。每到这时,我们小孩才可以拿着蒸馍大啃几天。因为母亲常讲:“烙馍省,蒸馍费,若吃锅盔卖庄地”。所以平时家里是从来不蒸蒸馍吃的,自然锅盔更没口福,只能从大人嘴里知道锅盔是在锅里炕出的象鞋底形状的厚馍。当然,吃蒸馍还有个讲究,母亲常对我说,“孩子乖,听大人的话,这白面蒸馍是到咱的客人来了才吃的”;因此,吃白面蒸馍只有在有客人的时候才可饱餐一顿。尽管如此,我们小孩毕竟吃到了一年都没能吃上的东西,因此特别高兴。至于吃肉,全家五口人,年节能买八斤十斤的,就算好年成了。

党和政府为了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,先引导无牲口、无农具、缺劳力的农民成立互助组;到了 1954 年又合并互助组,成

立初级社；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。这时国家实行了“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给”的“统购统销”政策，制定了人年定量 360 斤的吃粮标准，灾年地里不打粮食，由国家供给。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，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民断炊断顿现象。尽管如此，从 53 年到 57 年这段时间里，人民吃的问题还没从根本上解决。记得在我上小学初年级的时候，同学们传着“够不够，三百六”和“大口，小口，一月三斗”的顺口溜。意思是说，无论是大人、小孩，还是饭量大的和饭量小的，一人一年只能吃 360 斤。而要使人吃饱，大人、小孩平均起来，必须每人一月三斗（60 斤）粮。这些话今天讲起来，年轻人或许了解不透其中内涵。因为当时生产力低下，人们的劳动强度大，且无副食品相佐，油类又很少见，主要是吃粮食，故食量颇大。若以每斤面烙 8 张烙饼计，一个整劳力一般一顿可吃 4 至 6 张。粮食的紧缺，困扰着当时的每一个人。母亲为了让全家填饱肚子，每年总要狠命的储备干菜。每当霜降过后，天不明，母亲就把我叫醒，让到田里摘红薯叶，打红薯秧头。为采红薯叶，我的手常冻得红肿红肿的，指头发僵发直，连个弯都弯不过来，那滋味真使人哭不出，罢不能。为了安排好“糠菜半年粮”的生活，人冬后，屋里圈了大圈的霜打红薯叶，院里墙上挂满了一串串的萝卜缨、蔓菁叶、红薯梗。这几年比刚解放那几年生活所好的是早上饭吃上了炒面（将豆子、大麦、谷子、高粱、红薯干等杂粮炒焦，再混合磨成面粉，每碗抓一小把，加入红薯稀饭，捣碎混合成的饭食），半晌，吃上了诸如黑面菜角，混菜馍馍等。我上学，中午有时不回家，母亲给做几个用高粱面或谷面做成的纯面饼子或菜馍捎上，间或带几把炒豆，我已非常满足了。不过，这几年吃的粮食，红薯仍占了主要部分，

于是群众总结说,“红薯汤,红薯馍,离了红薯不能活。”由于吃粮品质差,数量也不很足,因此,每年过罢小满,人们都一家比着一家到大麦地里掐一些麦穗,回家用锅炒黄,去掉麦芒放在石磨上磨成象细草绳头一样的“捻转”来吃。“捻转”虽带有麦糠皮,十分粗糙,但那时却是我们小孩的美味佳肴。一家磨“捻转”,一群小伙伴掬过去,推的推,拉的拉,帮着推磨。干完后,大家大把地啃一通“捻转”,然后,结伙跑到什么地方玩去。那情景,至今想起来还感到挺富诗情画意的。

1958年,实现了人民公社化,各生产小队都办起了“人民食堂”。全体社员都一起到食堂里就餐。开初,是大笼的白蒸馍,大锅的饭菜,任人大碗的盛,大肚的吃,说是过“共产主义”。然而,好景不长,不上一两个月,就定起量来。下地干活的和不能干活的,大人和小孩,各有各的标准。不久,浮夸风盛行起来,眼见仓库粮食捉襟见肘,生活标准一下拉了下来。记得58年秋,我们学校学生实行“四集体”(集体吃饭、住宿、学习、劳动),开初,蒸的红薯随意吃,早上的稀饭,中午的稀面条随意喝。到了59年春,班主任老师就驾着铁脚车,学生们拉着,在晚饭后到各生产队去收粮食。有的队无粮可给,有的队尽给发霉的红薯干,学生伙一下就紧张起来。开饭了,学生们唱着歌,排着队,每人给装一碗蒸的红薯干,不让多装。然后,每班排成两队对脸蹲下,各吃各的。由于红薯干发霉变苦,同学们只好把坏的扔掉,以咸茶充饥。每次饭后,被咬成豁豁崖崖的坏薯干都铺满了饭场,到处一片狼籍。59、60、61三年自然灾害,更使人民生活雪上加霜,加之人为的“五风”肆虐,人民生活更是苦不堪言。食堂里的饭一般是早上每人一个淀粉馍或红薯馍,中午是每人一瓢掺有红薯干面的稀面条,

晚上是有点鲜红薯圪丁的红薯茶。至于纯馍，平时是不能见到的。群众普遍抱怨说：“早上馍，仨人仨；晌午面条摸不着。晚上汤，照月亮，小孩喝了尿床上。孩儿呀，孩儿呀，你快长，长大当个伙食长，人家吃半斤，您爹我吃十二两（当时为 16 两一斤）”。我 59 年秋考到许昌地区重点中学许昌县二中上学，生活上国家十分照顾。开始，每人每月 33 斤标准，接着降到了 27 斤；最困难的时候，管伙的说，要大搞节约，每月只让吃 21 斤。每天伙食一般是：早上一个混着红薯叶或蓖麻子叶的 2 两重的红薯干蒸馍，中午一个二两重的细粮蒸馍或油饼，加上一碗一两面的咸菜汤，晚上又是一个二两重的混菜馍。即所谓每天 7 大两。每到上第三节课，肚里就直打咕嚕。眼前常冒金花，身体营养严重不足。直到 62 年初中毕业体检，体重才 72 市斤。老师生活也不景气，比学生仅多吃些青菜而已。记得 1961 年秋，县委第一书记杜俊林到学校指导工作。中午校领导在教师伙招待他。我们学生好奇，趴在食堂的窗户上看县委书记的模样，见杜书记也只是吃了碗混汤面条（把面条煮熟后，再把炒好的青菜与面条兑混在一起而成的饭）。1961 年底放寒假，我和同学一行路过县农场的胡萝卜地，大家发现地上剩有细线绳粗细的胡萝卜，就捡起来往嘴里丢。冻得硬梆梆的胡萝卜用牙一咬，全是冰凌茬，然而那个甜哪，到现在想起来口里还甜丝丝的呢！

在那三年困难时期，还有一件憾事，现在说起来，令人发笑，又令年轻一代难以置信。59 年的一天，心中突然顿生一种“想吃白烙馍卷大葱”的强烈愿望，那种欲望的强烈程度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，就象妊娠中的妇女想要吃一种东西一样，恨不能立即到口。就这么一个在今人看来简直不算个事的小小

欲望，整整让我盼了四年都未能实现。就广大农村而言，当时农民每天的吃粮标准是三两八钱，不少人都饿得患上了浮肿病。大家试想，今天，我们酒菜过后，还再要三两稀面条调和。且不说这三两面全是细白面，那三两八钱是各种杂粮；仅就我们今天这三两面是一顿饭的佐料，那三两八钱是一人一天的口粮而言，可想当时人民生活之苦了。难怪从那一时期过来的人，今天看到自己的儿孙把大块大块的白馍半碗半碗的剩饭扔掉，心疼得捡起来之后，还喃喃地说道，“那个时期哪能见到这东西呀。”

人民的生活困苦，刺痛了共和国领袖们的心。1962年下半年，党中央统筹安排，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及时调整。首先，发动了一场“以反浮夸风和官僚风为主要内容”的“反五风”群众运动，端正了党风民风。接着又推出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，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改革；特别是在农村实行预借地和解散“人民食堂”的政策，使人民群众生活得到了迅速改善，杜绝了饿死人的现象。从63年到67年，又恢复到了57年的生活水平。当时我正在高中读书。记得同学们都用麻绳结一个网兜，把红薯放在里面交给学生伙上蒸。每当开饭的时候，炊事员把蒸红薯的笼篦一字排开，同学们到篦前各找各的网兜。然后打上5分钱的青菜或盛上一碗汤，几个对脾味的围在一起，边吃边说笑，甚是惬意。也有家庭富裕的同学，他们也无非是多吃些细粮而已。这一时期，无论黑好，大家都能填饱肚子。

1968年到1979年，国家进一步调整粮食政策，实行“多产、多留、多购、多吃”和“少产、少留、少购、少吃”的原则，把产粮的多少与人民的生活直接挂上钩，较好地调动了群众的积

极性,粮食产量逐年上升,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逐年有所改善。在这 10 年中,人均口粮每年都在 400 斤左右,不过农村 70—80% 都是粗粮,小麦仅占到 20—30%。当时人民的生活,仍以填饱肚子为先决条件,因此,很少顾及质量。回忆起来,每人每年食用植物油仅在 1 斤左右。食用各种肉类仅在 7 斤左右。记得在那“深挖洞,广积粮”“准备打仗”的岁月,我们拉车往许昌城内送砖修地道,行至省汽修家属院正赶上早上炒菜时刻,那油锅的吡啦声和阵阵扑鼻的香味,把我们羡慕得个个口水直涌,不约而同的发出了“什么时候,我们的锅也吡啦吡啦”的感叹。

时代的车轮转到了 80 年代,一场震撼中国发展史的重大革命,在“润物 ① 无声”中悄然实现,10 亿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折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;粮食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;优良化肥的普遍使用;使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在 1983 年夏一季就收小麦 49 袋。除去上交和种子,人均 800 余斤。这一年,加上秋季收获,人均粮食达到了 1500 余斤。人老几辈子、破天荒的家里存上了余粮。自此全家过上了“好面汤,好面馍,天天都是好生活”的梦幻日子。粮食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之后,我家每年又要种上 2 分油菜或芝麻,再种半亩至一亩花生。这样一来,吃油也是大壶大壶的用,煎炸食物成了日常便饭,羡慕别人油锅吡啦的感觉也一去不复返了。

进入 90 年代,人民的生活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由只注意吃饱、吃好转向了追求色、味、香,吃饭讲营养了。肉和蛋成了餐桌上的常饭,品种和色味成了称心如意的关键,人来客去,喝上二两成了人民生活习俗。盼过年,盼过节和过年过节才改善生活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不少人反映,现在的年有啥过

头,我们不是天天在过年吗?

90 年代末,大腹便便的人在无声无息中逐渐多了起来。肥胖症,血质稠等一类富贵病应运而生。为了讲究身材苗条和健康,青菜成了餐桌上的时尚。农民们扛出一袋袋粮食换苹果、换桃子屡见不鲜。于是乎,水果和蔬菜成了人们进食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一些先富起来的人,生活标准就更高了。除了早上喝牛奶,晚上吃火锅,中午进酒馆之外,人参、鹿茸、牛鞭、蝎子等滋补品也成了生活食品。

社会在前进,人类在发展,人民的生活随着时代的步伐还在不断的改善。

穿 的

自古以来,民间就流传着一句土话,叫做“千里去做官,为的吃和穿”。看来,人民最关注的除了吃的,就首推穿的了。由于穿衣代表着一个人的身分、地位、修养、家庭经济状况和作风,甚至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,所以老人们经常讲,“吃不吃,人不知,穿不穿,人面前”,意在教育后代要讲究衣着穿戴。然而,在旧社会,除了极少数富人夏穿绫罗冬穿裘之外,大多数老百姓则是夏天衣不遮体,冬天衣不避寒。

解放初期,广大人民虽然获得了解放,但是生活仍处于贫困之中。那时,无论男女老少都穿黑、白、兰、灰四色的棉布。从质量上说,宽裕的家庭穿“洋布”(即平布),稍贫的家庭穿自纺、自织、自染的粗土布。从装束上看,男的上穿对衿短衫短袄,下穿中式大腰单棉裤子,头戴瓜皮帽(由六瓣合缝,下缀一圈帽檐,顶缀一小疙瘩,形如瓜皮的帽子,中老年缀黑疙瘩,青

少年缀红疙瘩),或“一把抓”帽,(用粗线或毡制成一圆筒,上半截留个缨,下半截可卷折),脚蹬尖口布鞋。逢年过节也有穿大衫、棉袍、带礼帽的。女的,多上穿带襟短衫短袄,下穿中式大腰单、棉裤子,头顶一个“首帕”,脚蹬带花或加了彩沿的尖口布鞋。我们儿童则多穿带襟带花的单衫或棉袄,冬天头戴马虎帽(一种形如风帽,后半幅长能覆盖耳、颈和肩,且拖两根长飘带,前额处呈虎头型,缀有银佛像,以及“长命富贵”或“文王百子”字样的银牌饰物的童帽),春秋戴亮帽(一种用半硬胎的夹带子做成一个圈,前边装上硬胎花饰,缀上首饰、帽缨而成的童帽),脚穿圆口花布鞋或虎头鞋(一种在鞋脸处饰以虎头花饰的棉鞋)。然而,无论男女老少穿戴什么,都以廉价耐穿为时尚。因此,往往是夏天棉翻单,冬天单翻棉。大人穿过改小孩穿,大小孩穿了小小孩穿,俗称“拾破漏”。群众有句俗语,叫做“烂了补,破了连,一直穿到不能穿”。

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期,人民的衣着款式仍无多大变化。记得 60 年代我上高中时,还穿着中式大腰裤子,不少同学还穿着对襟布扣布衫或对襟布棉袄。不过质量都有所提高。粗布基本绝迹,手工缝纫基本被机器缝纫所代替。各色灯芯绒,绒衣(群众称假身衣)和一些针织品进入了普通百姓家。中山服开始流行,塑料凉鞋成了当时的抢手货,穿解放鞋,带解放帽、工人帽(鸭舌帽)、火车头帽(即四块碗帽)成了时尚,青年女子围个方形头巾,就使人感到不俗。此时期,由于物质匮乏,从将军到士兵,从领袖到百姓都以艰苦朴素为荣,以衣饰整洁为美,穿补丁衣服并不为人耻笑。因此,穿衣有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口头禅。

文化大革命期间,“工业学大庆,农业学大寨,全国学习解

放军”深入人心，于是乎，穿绿军装，戴绿军帽，着绿军鞋风靡大江南北。如果腰间再束一条军用武装带，肩上挎上个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字样的军用书包，在书包带上再扎上一根新白羊肚毛巾，则使人显得更加英姿飒爽。这一时期，随着平布的日益减少，涤纶、涤卡、的确凉、人造棉等各种合成纤维布逐渐成了人民的伴侣。从款式上讲，学生服、军干服、中山服成了时髦样式，长喇叭裤（一种下口似喇叭样的裤式）是人们普遍的追求。大裆裤、对衿衫袄除了个别老人还穿之外，在社会上基本销声匿迹了。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特征的服饰莫过于新娘子的衣着了。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段描绘俏丽新娘装束的民谣，说是：“头一伸，白纱巾；腰一拧，灯草绒；腿一蹬，凡尔丁；脚一抬，尼龙袜子胶底鞋（用白塑料做成的胶底布鞋，可隔潮）。”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高提腿劳动布裤子一时风行，尤其把布洗得稍发一点白光，那就更感可人。当时下乡知识青年，稍赶时髦的妙龄女郎，经常出人头地的男士，无不着此衣装。

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，祖国紧闭的国门打开，被中国长期视为“奇装异服”的外国样式服装和其它商品开始涌入市场。最令人难忘的一件事是我国从日本进了一批尿素，外装是尼龙袋。由于当时市场尚无尼龙布料上市，一些过惯了朴素生活的人见尼龙袋弃之可惜，就异想天开，做成了裤子。一穿，果然柔和舒适，一时传播开来。一部分稍有权势能得到尼龙布袋的人争相效仿。我的两个同事也托人以1.5元的价格买了一条尼龙袋，做成了裤子，穿上后，倍感荣耀和自豪。广大群众看不惯这种把外国的肥料袋看得十分神圣的行为，就编顺口溜讽刺说：“看着怪转(zhuai)，不值两块；看着气派，尿素布袋；看着怪烧，穿的尿包”。之后，一种紧身马裤不知何时

又在社会上流行起来。由于这种裤子贴身很紧,按说可以充分显现一个人的下身线条,可当时大部分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,认为把人体的形状过于显露,有伤风化而坚决反对。这种看法在党政部门也占着上风,因此就有部分领导组织人员到交通要道口,检查过往行人。如果谁穿的裤子从下边塞不尽啤酒瓶,就要给他们办学习班,限令他们改穿大众裤子。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拿剪刀把裤管下端剪开的过激行为。再后,蓝色绦卡中山装上褂成了上自党政干部,下至普通职工、百姓向往的衣着。毫不夸张地说,80%以上的中青年男性都做有这样的上衣。看着此情此景,不禁使人发出“美哉,绦卡布衫”的慨叹。

人们的衣着总是同人们的思想意识紧密相连的。尽管当时有不少人对“洋玩艺儿”看不惯,但是“世界一体化,人类共休息”的趋势是无法改变的。仅在几年的功夫,西装就成了中青年的主要看装。连农村不常出门的青年过年、赶会、串亲戚也穿起了西装,打起了领带。一时间,各种款式和颜色的紧身内衣成了市场上的紧俏货;各种花色品种的旗袍成了少妇、情女雍容华贵,举止端庄的象征;风衣、军大衣则成了男士参加庆典,显示风度,追族人时的衣着。有人编顺口溜描述这一时代青年男子衣饰特点说:“皮鞋带尖,布衫带格,胡子带撇(八字胡),头发带圈(烫发)”。

自 87 年到 90 年代初,各种生活物质进一步丰富,的确良、凡尔丁、绦卡、绦纶、锦纶、各种毛料等各种衣料充斥市场,成衣销售和来料加工实现了商品化、专业化。手工缝制衣服基本绝迹,自家缝纫做衣也大为减少。在这一时期,人民穿衣的款式、色泽、质地趋于多样化,唯有各种皮衣、皮裤、皮茄克